

主编 张新武 高莉琴

新疆大学

语言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說文解字第一上

漢太尉祭酒

宋右散騎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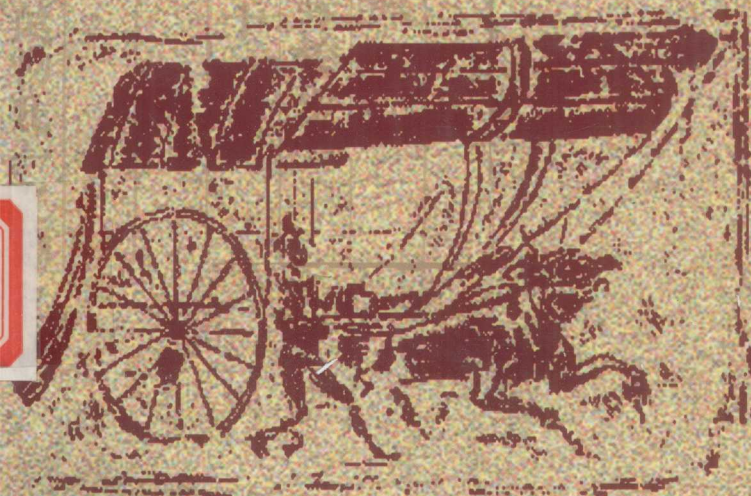
十四部 六百七

凡萬六百三十

文三十一

一惟初太始道立

新疆大学出版社



新疆大学 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2001年8月·中国·乌鲁木齐]

顾问 徐思益

编委会主任 阿尔斯兰·阿不都拉

编委会副主任 胡毅 张立斌

主编 张新武 高莉琴

副主编 詹继曼 李丽华 单宏军

新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大学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张新武等
主编.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2. 8
ISBN 7—5631—1609—5

I. 新… II. 张… III. 汉语—语言学—民俗文化—
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0178 号

新疆大学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 张新武 高莉琴

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4 号 邮编 830046)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1/16 开本 27 印张 680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册

ISBN 7—5631—1609—5/G·971 定价: 35.00 元

序

《新疆大学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即将出版，论文集编辑者要我写几句话。会议期间我参加了几次讨论，听了一些学术报告和论文宣读；会议结束做了全面总结，会后我又读了部分论文。我认为这次学术研讨会达到了会议召开的预期目的，对于提交会议的众多论文我已无更多话评说了。我只就这次会议的召开及语言研究问题再说几句话。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由云南大学、新疆大学、西北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五校协作，编写出《语言学导论》初稿，在新疆召开了国内众多学者专家参加的教材讨论会，于1981年正式出版，成为80年代新编出版的第一本语言学概论教材，得到国内各大学采用，影响很大（参看邵敬敏、方经民著《中国理论语言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91年）。经过这次教材讨论会，我深切感受到，学术需要讨论交流，才能不断发展进步。时间过去20年，时代跨入新世纪，我们清醒认识到，新疆语言学研究水平与国内外的差距日益拉大，很有必要再组织一次研讨会，开展学术讨论交流，学习借鉴先进理论和方法，促进新疆语言学研究与时俱进，发展繁荣。基于这种想法，趁党中央国务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良好时机，我提出建议，在新世纪开头，召开一次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得到学校领导赞同和大力支持，由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具体筹办，研讨会于2001年8月胜利召开。

这次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参加者，既有国内外知名的教授、学者、专家、博士生导师，也有不少才华出众的新秀。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提交的论文涉及到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民俗、文化诸多方面，很多论文都是作者近年来潜心独到的专题研究成果。旧友新知荟萃一堂，互相问难切磋，会上会外交流，使我们获得了许多新知识，结识了许多新学友，建立了学术信息网络，为推动新疆语言文化研究将起重要作用。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交汇地区，语言、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敦煌·吐鲁番·龟兹文化学已成为国际研究的重要学问，我们相信新疆语言学也将会走向世界，成为世人瞩目的新课题。研究这一新课题必须具有创新思维，要重视各民族语言之间的接触和影响出现的新问题（参看徐思益等《语言接触与影响》，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要看到少数民族学习汉语出现的汉语普通话民族变体（参看徐思益《试论语言的民族变体》，载《语言与翻译》2000年第4期~2001年第1期），要注意调查内地省区人群移居新疆所产生的语言变异，要查证历代汉语文献和少数民族文献互相借用语词的文化底蕴，等等。研究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思想开放。要重视传承，但不要故步自封；要尊重权威，但不能迷信；要借鉴新理论新方法，但不能墨守成规；要从跨学科研究中汲取养料，但不要转移自己的研究基地。总之，要多学习，多讨论，善于汲取各家之长，为我所用；要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不断前进。这是我对立足于新疆基地研究语言学的同仁的一点希望。

徐思益 2002年7月草于新疆大学醒石居

后 记

2001年8月15~19日,由新疆大学主办,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具体承办的“新疆大学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乌鲁木齐隆重举行,国内外专家学者及语言文化工作者10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近90篇,内容涉及语言与文化等多个领域,绝大多数论文都在研讨会上宣读过,讨论过。为了广泛交流学术研究成果,推动新疆的语言文化研究工作,现在我们将这批论文结集出版。我们衷心希望,通过这部论文集,能让国内外的语言文化工作者进一步了解新疆,让新疆的语言文化工作者进一步开扩眼界。这一点与我们举办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宗旨是一致的。

距2001年“新疆大学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行,已过去整整一年了,会议论文集现在终于能够出版了,这无论如何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儿。论文集的出版,得到了新疆大学人文学院领导、中文系领导、中文系语言教研室教师 and 新疆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们在这里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论文集容量有限,在编辑过程中,不得不对部分论文有所删改,有些篇幅过长的,也只能节选,实属无奈之举,希望作者谅解。因为我们水平有限,编选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谅难避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新疆大学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

2002年8月6日

目 录

读《汉语大字典》札记十一则·····	单周尧	1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	黄笑山	6
疑问代词“云何”的历史发展·····	卢烈红	11
“背”音变构词所反映出的原始词和滋生词音义关系的两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孙玉文	17
现行两种郭店楚简文字编的一些问题·····	许子滨	23
郝懿行《尔雅义疏》训释四则辨正·····	郭鹏飞	31
《小雅·巧言》“遇犬获之”解·····	李雄溪	38
《红楼梦》复杂与特殊“把”字句语义结构及语用功能·····	侯友兰	41
竹简《文子》札记六则·····	王三峡	46
说“土”·····	李青梅	51
《百喻经》中的代词“其”·····	唐为群	53
黄侃与历史语言学思想·····	乔永	56
论秦简中的古今字·····	郝茂	60
“乐岁终身饱”的“终身”用的是引申义·····	张新武	66
《抱朴子内篇》单音词词义简论·····	董玉芝	68
《楚辞》互文辨析·····	宋晓蓉	73
近代汉语的后缀“儿”·····	周珊	78
《孟子》脱文一例·····	欧阳戎元	82
从汉赋中的双声连绵词看汉代声母的特点·····	马静恒	84
北京话连读变调的优选论分析·····	王嘉龄	90
拼写工具和注音工具·····	马庆株	97
闻一多诗歌动词等品词的比喻用法剖析·····	加藤阿幸	100
南洋的另一类汉语——峇峇话·····	钟天祥	105
跨语言跨方言量词对比：葡语、法语、英语与汉语方言·····	郑定欧 聂建民 李琦	110
矛盾语言中的语义超常搭配·····	潘晓东	113
仿拟行为心理现象探析·····	徐国珍	116
连读变调中低平调的不稳定性·····	路继伦	122
大专实用中文课程的发展·····	施仲谋	125
数量词在多层定名结构中的位置·····	唐翠菊	131
关于“(在)x上”的引申义·····	唐曙霞	137
三音节合成词结构综论·····	郑庆君	141

新时期的增义音译词·····	李玄玉	148
乌鲁木齐回民汉语声调的实验分析·····	张新婷	153
言语诸音现象初探·····	李 华	160
巴里坤谚语初论·····	李志忠	164
港澳两地的语言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施 铁	168
洪湖话称谓系统中的“大”与“小”·····	李丽华	171
N ₁ VN ₂ 定心短语的语义关系浅析·····	陈 英	176
现代汉语音节拼读法分析·····	沈利元	18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 131 团加工厂河南上蔡话的演变·····	王新菊	186
动时量成分对动词语义的影响及该结构在外语翻译中的应用·····	朱晓军	191
关于汉语流水句的语义表达问题·····	徐思益	195
认知策略和汉语词汇的系统性·····	戴昭铭	202
就方位词语谈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关系·····	王希杰	212
基于神经语言学的现代汉语量词分类问题初探·····	杨亦鸣 沈兴安	218
关于《“打碎了他四个杯子”与约束原则》一文的一点儿疑问·····	刘乃仲	231
简论汉语虚词的逻辑内涵·····	胡金望 汪长林	235
语境对语义研究的制约和影响·····	盛爱萍	240
经济文化流中的汉语群体语言变异现象·····	屠国平	245
西部大开发与新疆的语言问题·····	高莉琴	249
西部开发与语言交流·····	吴中杰	255
西部大开发中的社会语言学问题·····	胡 毅	258
《汉书·西域传》中地名引发的思考·····	马克章	261
突厥语族语言词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哈密提·扎克尔	266
新疆对外语言教学的现状与对策·····	周殿生 满 泽	271
新世纪锡伯语言文字探析·····	安成山	275
中西文论差异的语言学思考·····	单宏军	279
浅谈新疆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搜集与整理·····	李 晴	284
“迪旺”(diwan)一词的含义层次·····	阿斯娅·穆罕默德	288
浅谈语法单位同一性的层次性问题·····	官 媛	291
学习语言符号特点的体会·····	张咏群	296
基督教对现代中国语言的影响·····	王逢鑫	301
汉英交际语差异的文化探源·····	杜道明	306
修辞是民族文化在言语表达中的反映·····	李名方	311
汉语词的文化义与文化个性·····	吴士艮	315
汉语贬佛语汇与汉民族传统宗教心理的关系·····	池昌海	321
浅谈区域文化和对外汉语教学·····	陈昌娟	326

美国化, 还是文化转型·····	郑 涵	331
交往理性、主体间性与跨文化对话·····	韩 红	337
网语简论·····	周日安	342
语言习得与语境文化·····	唐 骏 黄永坚	348
略论民俗与方言的关系·····	杨树喆 朱常红	352
试论哈密维吾尔人的家族绰号·····	阿尔斯兰·阿不都拉	356
现代逻辑解《易》思路研究·····	张立斌	361
美辞的量化分析·····	詹继曼	366
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导入”的动态性原则·····	邹洪民	371
维吾尔语言民俗的多文化特征及其形成的时空条件·····	袁志广	374
语言透视下的诗歌真谛·····	薛宏武 张军刚	379
失语的尴尬·····	安 凌	385
城市哈萨克族的宴请文化·····	杨 凌	390
语讳、口彩与民俗·····	张 昀	395
维吾尔语宾语问题研究·····	万世丰	400
汉维语方位表达之异同·····	张国云	404
在哈萨克斯坦学俄语的体会·····	张卫国	409
汉维动词重叠形式对比·····	靳 焱	413
维吾尔语表示特有事物词语的汉译方法·····	崔 巍	418
日语“より”与汉语“比”的对比·····	夏迪娅·伊布拉音	420
简谈古代突厥语文献中较常见的部分助动词·····	布海热·阿不来提	422

读《汉语大字典》札记十一则

单周尧

这是笔者就《汉语大字典》撰写的第四篇论文。在这之前的三篇论文是：（一）〈《汉语大字典》古文字释义辨证〉（发表于《中国语文》200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建所50周年纪念刊）；（二）〈《汉语大字典》札记九则〉（刊于《语苑集锦——许威汉先生从教50周年纪念文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三）〈《汉语大字典》订补八则〉（曾于2000年8月在北京大学主办之纪念王力先生诞生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宣读）。这些论文，希望对《汉语大字典》将来的修订，有一定的帮助。

一

《汉语大字典》第一卷页4“亍”下云：

《说文》：“亍，步止也。从反彳。”按：古文字的彳和亍，原是行的省写，表示行道，后分化为二字。

案：“彳”、“亍”二字，在甲骨文中没有独立出现，而“行”字甲骨文作（后2.2.12）^[1]，象道路之形。“彳”和“亍”正好是“行”字的左右两半，根据甲骨文的“行”字，我们可以知道甲骨文“彳”作，“亍”作，也是象道路之形。不过，“彳”字古音透纽铎部，“亍”字古音透纽屋部，“行”字古音匣纽阳部，虽然铎、阳二部有对转关系，但透、匣二纽远隔，“彳”、“行”是两个不同的字，我们不能说“彳”是“行”的省写。至于“亍”、“行”二字，更是声韵俱隔，“亍”也不是“行”的省写。

二

《汉语大字典》第一卷页9“丈”下云：

《说文》：“丈，十尺也。从又持十。”奚世榦校案：“丈，当是杖之本字。从又，持杖形，非九、十之十字也。”

案：“丈”字小篆作，根据小篆字形，比较难解释“丈”字为甚么“从又，象持杖形”。甲骨文“十”作（甲870）、（铁42.1），“从又持十”，正象持杖形。

三

《汉语大字典》第一卷页24“两”下云：

《说文》：“两，二十四铢为一两。从一；网，平分，亦声。”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

案：金文“两”字作（大簋），象二物相连之形，故初谊为“二”。或作（守簋）、（欽簋）、（蒧簋），形稍变耳。或加一横画于其上作（齐侯壶）、 （甬皇父

簋)。古文字凡上体为横画者，每增一画于其上，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皆与“网”字增横画作“两”同例。金文中数词“网”、“两”并用不别。朱芳圃引《广雅·释诂》，认为“二”是“两”的本义，那是对的，但说“两，即一网之合文，结构与一白为百相同”，却有可商。

四

《说文》：“𠂔，惊声也。从乃省，西声。籀文𠂔，不省。或曰：𠂔，往也。读若仍。𠂔，古文𠂔。”徐铉等注：“西非声，未详。”段注本“𠂔”作“𠂔”。

案：《汉语大字典》谓“段注本‘囟’作‘囟’”，二字形体相同，实不知其所云。

五

同“集”。《说文·亼部》：“亼，三合也。从人、一，象三合之形。读若集。”徐铉等注：“此疑只象形，非从人、一也。”《六书正譌·缉韵》：“亼，古集字。指事。凡会合等字从此。”

案：叶德辉《说文读若考》曰：“按此△为集合之△本字。集本作𪔐，𪔐部：‘𪔐，群鸟在木上也。从𪔐从木。集，𪔐或省。’此为鸟集木之集。今经典△合字多用集。”^[2]由此可见，“△”、“集”本来是两个不同的字，古籍用“集”为“△”，是同音通假。《汉语大字典》说“△”同“集”，非是。

六

同“冰”。《说文·欠部》：“欠，冻也。象水凝之形。”朱骏声《通训定声》：“欠，经史皆以冰为之。”

案：《说文》：“𡇗，水坚也。从欠，从水。^冰，俗冰从凝。”^[3] 邵瑛《说文解字群经正字》曰：“冰冻作欠，坚凝本字作冰。俗以冰代欠字，凝代冰字。”经史以“冰”为“欠”，

只是通假，“𡗗”不同“冰”。

七

《汉语大字典》第一卷页111“令”下云：

《说文》：“令，发号也。从亼、卩。”

案：《汉语大字典》“令”下有甲骨文、金文等字形，但却没有用来解释“令”字早期的形构。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曰：“案古文令从亼人，集众人而命令之，故古令与命为一字一谊。许书训卩为瑞信，不知古文字象人跪形，即人字也，凡许书从之字，解皆误。”^[4]罗氏之说，可证《说文》之误。

八

《汉语大字典》第一卷页243“共”字下收录金文、等字形，并云：

《说文》：“共，同也。从廿、升。……”

案：“共”字甲骨文作（续5.5.3）^[5]，《汉语大字典》没有收录。金文一些比较重要的字形也收录不全，例如（亚且乙父己）、（牧共簋）、（共覃父乙簋）^[6]等字形均没有收录。郭沫若《金文丛考》曰：

金文共字作（共殷）若（且乙父己）。容庚云：“两手奉器，象供奉之状。”所奉何器，亦泛无所指。余谓者拱壁也。左氏襄州一年《传》：“叔仲带窃其拱壁。”《释文》云：“拱壁，大壁也。”《商颂·长发》：“受小共大共”，与“受小球大球”对文，即言大壁小壁。古人之用壁，盖系于颈而垂于胸次，时以两手拱之，故称曰拱壁，或单称曰。乐浪郡第九号墓，有壁在胸次，其明征也。今共殷文作，双手所奉之圆正象壁形。作者乃形之变，后更变作（此叔夷钟文），故小篆从作矣。古文于圆形之物每以方形作之，如日作（祖日戈）若（索祺角）；兄之首本系圆颅，而通作（此蔡姑殷文，凡金文兄字大率如是），更或作（子仲姜钟），此与之从无以异矣。^[7]

李孝定《金文诂林读后记》曰：

诸家说共之古文，象两手奉器之形，其后象器形之“卩”，形譌为“廿”，是也；所奉之物，吴疑为尊，近是；郭谓象拱壁，仅共殷一文所从作正圆形，而他文皆否，郭谓“古文于正圆形之物，亦以方形作之”，此于契文或然，盖圆形者不便契刻，而金文乃范制，从正圆形者甚多，不应拱壁之象，乃作方形也。郭引《商颂·长发》：“受小共大共”，与球对文，则珙之假字，非共之本义为壁也。^[8]

总之，“共”字的甲骨文和一些《汉语大字典》漏载的金文，对读者认识“共”字的初义和早期形构，都很有帮助，《汉语大字典》不应付诸阙如。

九

《汉语大字典》第一卷页248“豕”字下收录金文 (录伯簋)、 (毛公鼎)、 (𩇑簋)等字形,其下云:

《说文》:“豕,从彐也。从八,豕声。”按:金文象豕中矢之形。或从 𠂔,从土。

案:《汉语大字典》对“豕”字的说解,一般读者不易明白,宜于“金文象豕中矢之形”下说:“中矢即倒地^[9],疑即坠之本字^[10]”,文意始明。

十

《汉语大字典》第一卷页253“兴”字下收录甲骨文 (前5.22.1)、 (甲2030)等字形,其下云:

《说文》:“兴,起也。从𠂔,从同。同力也。”

《汉语大字典》没有利用甲骨文的字形来解释“兴”字的本义。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曰:

今寻此字甲文作,象众手共举一物之形……明是甲文凡字,叶玉森谓其字象船帆之形,其说至审,知凡乃帆之初文,帆乃后起之加旁字……帆之为物也大,其始也,联布于竿,当于地上为之,及其移而树之于舟也,当以众手举之,故兴字形象之,而其义为起也……商承祚云:“金文父辛爵字作,与甲文同。又或增口作  (鬲叔盨、兴鼎),则举重物邪许之声也。”余谓众手合举一物,初举时必须令齐一,不容有先后之差,故必由一人发令命众人同时并作,字从口者盖以此,若邪许之声,乃已肩任后之声,非初起时之声也。至许君合凡口二字为从同,其误显然,又不待论矣。^[11]

杨氏之说很有道理。其实,《汉语大字典》所没有载录的  (壶文)、 (鬲吊盨)^[12]等金文字形,也有助于解说“兴”字的初义。

十一

《汉语大字典》第一卷页264“兀”下云:

《说文》:“兀,高而上平也。从一在人上。”林义光《文源》:“兀,盖与元同字。”

《汉语大字典》引林义光说,认为“兀”与“元”同字,却没有进一步解释。案:“元”之本义为人首。《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狄伐晋,及箕。八月戊子,晋侯败狄于箕,郤缺获白狄子。先轸曰:‘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免胄入狄师,死焉。狄人归其元,面如生。”杜预注:“元,首。”《左传》哀公十一年:“公使大史固归国子之元。”“元”义为“首”。《孟子·滕文公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赵岐注:“元,首也。”均其明证。元作父戊 “元”作,象侧人形而坟其首。为书写之便,圆点变为横画,陈昉簠:“元日丁亥”,“元”字作,字形同于“兀”。唐兰《古文字学导论》指出:“凡前缀

是横画，常加一画，例如：𠂇 𠂈 𠂉 𠂊 𠂋 𠂌 𠂍 𠂎^[13]。唐氏之说，正好进一步阐释“兀”和“元”的关系。凡此都可以补《汉语大字典》说明的不足。

注释：

- [1] 见《甲骨文编》，香港，中华书局，1978年，页81。
- [2] 《说文解字诂林》，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页2221b。
- [3] 同上，页5165a。
- [4] 《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北京，东方学会，1927年，卷中，页54a。
- [5] 《甲骨文编》，页104。
- [6] 《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164。
- [7] 《金文丛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页219~220。
- [8] 《金文诂林读后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2年，页78。
- [9] 张日升语，《金文诂林》，册2，页463。
- [10] 参林义光《文源》说，《说文解字诂林》，页496b。
- [11] 《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国科学院，1954年，页90~91。
- [12] 《金文编》，页166。
- [13] 《古文字学导论》，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页224~225。另参本文第三则。

（单周尧 香港大学中文系）

“儿郎伟”和“悉昙颂”的和声

黄笑山

吕淑湘先生(1985)举了宋人楼钥《攻媿集》关于上梁文中“儿郎伟”的例子,说:“唐代文献里有弭和伟这两个字,都当们字用……弭和弥都是明母字,跟们字双声,大概有语源上的关系。伟是喻母字,但如拿现代关中方言伟和尾同读 u-/v- 的情形来推测,伟也很可能代表一个跟们有语源上关系的原属于微母的字(微母是明母分化出来的)。”虽然“伟”字是否跟“们”这样的明母字在语源上有关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它是一个表示复数的形式则已经非常清楚了。

吕先生所举的楼钥的这个例子,许多学者也都称引,其文如下:

“上梁文”必言“儿郎伟”之语,旧不晓其义。或以为“唯诺”之“唯”,或以为“奇伟”之“伟”,皆所未安。在敕局时,见元丰中获盗推赏刑部,例皆节元案,不改俗语。有陈辣云:“我部领你慙厮逐去。”深州边吉云:“我随你慙去。”“慙”本音网,俗音门,犹言辈也。独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伟不如今夜去”云。余哑然笑曰:得之矣,所谓“儿郎伟”者,犹言“儿郎慙”,盖呼而告之,此关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尚矣。唐都长案循袭之。然尝以语尤尚书延之、沈侍郎虔卿、汪司业季路,诸公皆博洽之士,皆以为前所未闻。或有云相儿郎之伟者,殆误矣。因附见之。

然而尽管楼攻媿有凭有据地说此关中方言,犹言“儿郎慙”,但是许多人并不相信它。原因是在上梁文中“儿郎伟”三个字常常和上下文的文意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且好像是歌诗中的衬词。既然“伟”是衬词,那么“儿郎”也可能只是一种和声用的助词。季羨林先生(1993)引述了周绍良(1985)、Danielle Eliasberg(1981、1984)等人的文章,用作两派意见的代表,周绍良先生同意楼钥“儿郎慙”的说法,而Eliasberg则认为“儿郎”是“年轻人”,“伟”则可能是与“唯”相混,因此“儿郎伟”就是“妙呀,年轻人”(bravo jeunes gens!).但是季羨林先生说:

不管中外学者怎样坚决主张“儿郎”的含义是“年轻人”,我却总怀疑,这两个字加上第三个“伟”字,都没有任何意义,只表示一种声音,一种当作和声用的声音。

季先生这么说的理由有如下几点:

一、中外古今的歌谣中都有和声例子。他指出饶宗颐先生举出了不少例子,从宋、金文学、道书、佛书、戏曲,到近代闽乐、台湾台南道曲唱本、北京旧时小曲,还有马来西亚真空教经典、越南佛典、瑶歌《交趾歌》等中外古今的歌谣中都有和声用的衬字,例如“哩哩啰,哩哩来”、“哩哩连,哩哩哩,连连连”、“哩哩哩”、“哩哩连连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那罗离”等等,例子都是引饶先生《梵语R̥L̥L̥四流音及其对汉文学之影响》中L̥的,不过对这些和声用字几乎全都是来母字的原因,既不表示同意饶先生的“梵语R̥L̥L̥影响说”,也没有新的解释,只暂存而不论。

二、有些和声用字和“儿郎伟”有共同的语音特点,说明“儿郎伟”中的“儿郎”不是

有实在意义的词。季先生先引了饶先生举出的定惠所序的《悉昙章》里的两段例子，又补充了《佛说楞伽静禅门悉谈章》中类似“现练现”、“向浪晃”的“颠罗堕”例子。《悉昙章》这样的歌辞中类似于“颠罗堕，颠罗堕”的还有“只（质）领盛”“嘎（復）浪养”“拂栗（栗）质”（季先生案：恐系“栗”之误）“晓燎曜”“安赖（頰崖）畔”“普路喻”“嘎（復）略药”。季先生分析说，这些三字的和声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中间一字：练、浪以及逻、领、浪、栗、燎、赖、路、略都是来母字，无一例外，用来衡量“儿郎伟”，其中的“郎”也是来母字，所以他认为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儿郎伟”三字只是和声，并无实际含义，与“儿郎”无关，也与“伟”字无关。

从语音的分析角度看季先生这个说法，恐怕不合适。

这类《悉昙章》歌辞在敦煌文献中所存不多。现在我们把任半塘先生《敦煌歌辞总编》里所收的三种 22 首《悉昙颂》的和声抄在这里（为了便于观察，每种第一首抄全文，其余只抄个别相关正文）：

悉昙颂·俗流悉昙章（北鸟 64，唐国释氏沙门定惠法师翻注，八首）：

[0460]^[1]现练现，现练现，第一俗流无利见，饮酒食肉相呼唤，谗言诤为相斗乱，怀挟无明不肯断，鲁流卢楼现练现。贪爱愚痴无岸畔，眷属婚姻相继绊，三界牢狱做留难，俗流颠倒共嗟叹。延连现贤扇，努力各相劝。[0461]向浪晃，向浪晃，第二俗流无意识……鲁流卢楼向浪晃……佯良浪黄赏，各各修无上。[0462]胡鲁喻，胡鲁喻，第三俗流世界住……鲁流卢楼胡鲁喻……喻卢胡鲁喻，被他催死去。[0463]何逻何，何逻何，第四俗流愚者多……鲁流卢楼何逻何……那罗逻何，舍此恶法须舍□。[0464]何乐镬，何乐镬，第五俗流广贪托……鲁流卢楼何乐镬……药略镬铄，此言真不错。[0465]何逻真，何逻真，第六流俗处六尘……鲁流卢楼何逻真……那罗逻真，随意知心者莫嗔。[0466]何逻移，何逻移，第七俗流多所疑……鲁流卢楼何逻移……那罗逻移，此苦真难提。[0467]何逻空，何逻空，第八俗流佛性同……鲁流卢楼何逻空……容龙洪春，普劝同燃智慧灯。

悉昙颂·禅门悉昙章（P.2204、P.2212、S.4583、P.3099、P.3082），嵩山会善沙门定惠翻出，八首）：

[0468]颠罗堕，颠罗堕。第一舍缘清净座。万事不起真无我。直进菩提离因果。心心寂灭无殃祸。念念无念当印可。可底利摩，鲁留卢楼颠罗堕。诸佛弟子莫懒惰，自劝课，爱河苦海须渡过，忆食不餐常被饿，木头不钻不出火，那罗逻，端坐；娑诃耶，莫卧。[0469]只领盛，只领盛，第二住心常看净……见佛法身无二性，性顶领径，鲁留卢楼只领盛……盈令令，修定；娑诃耶，归正。[0470]嘎浪养^[2]，嘎浪养，第三看心须屏当……体上识体实无谤，谤底利谤，鲁留卢楼嘎浪养……羊良良，屏当；娑诃耶，净扫堂中须供养。[0472]拂栗质，拂栗质，第四八识合六七……言下便悟实无密，密底利密，鲁留卢楼拂栗质……逸栗密，栗密；娑诃耶，真实。[0471]//晓燎曜，晓燎曜，第五实相门中照……性上看性妙中妙，妙底里要，鲁留卢楼晓燎曜……遥燎料，做好；娑诃耶，莫恼。[0473]按懒畔，按懒畔，第六心离禅门观……本原情景磨垢散，散底利叹，鲁留卢楼按懒畔……那罗逻，茶灌；娑诃耶，钝汉。[0474]普路喻，普路喻，第七圆明大慧悟……即心非心魔自去，去底利去，鲁留卢楼普路喻……闾闾屢，专著；娑诃耶，大悟。[0475]嘎略药，嘎略药，第八禅门绝斟酌……十方诸佛同开觉，觉底利博，鲁留卢楼嘎略药……甚安乐，无著；娑诃耶，等觉。

悉昙颂·神咒（北鸟 64，题名作者不详，残存 7-12 六首）：

[0529]吁唎路，吁唎路，第七□明涅盘度，皆依般若波罗蜜多悟。观心无挂碍故，无灭

无生无恐怖，怖恒路俱，俱恒路怖，鲁留卢楼吁咽路。远离颠倒梦想故，究竟涅槃无染污。寂灭凝然绝乖忤，喻咽路恒路，胡输莎呼喻唎俱。[0530]嘎啰啰，嘎啰啰，八明般若幻合和……波恒逗哆，哆恒逗波，鲁留卢楼嘎啰啰……耶啰啰恒，逗和奢莎，诃耶茶迦^[3]。[0531]嘎啰浪，嘎啰浪，九明般若神咒广……荡恒迦恒浪荡，鲁留卢楼嘎啰浪……扬良浪恒浪，黄饒娑诃扬长迦。[0532]戛利异，戛利异，第十流通神咒世间希……哩恒例鸡，鸡恒例哩，鲁留卢楼戛利异……移离利恒，利戛展娑，唏移唎计。[0533]悉谈悉谈，摩嘎啰耶，如来众行等恒沙……遮车闍讎惹，鲁留卢楼嘎啰耶……陀他茶恒拏。[0534]嘎啰烂，嘎啰烂，光明无殊照世间……幻恒烂难，难恒烂幻，鲁留卢楼嘎啰烂……

这里的“和声字”，从在歌谣中出现位置看，有头、腹、尾三种。从节拍的字数看有三、四字、五字、七字几种。

头部都是三字和声，中、尾部也有三字和声。凡三字的和声，除了“娑诃耶”/sia ha jia/^[4]外，其他确如季先生所说，第二字都是来母字，这一点和“儿郎伟”相似。

四字和声主要出现在歌谣腹部，除了“鲁流卢楼”，其特点是中间两字中至少有一来母字。共有三种情况：其一，na la la X式，首字泥母，中间两字都是来母，如“那罗逻何”/na la la fia/“那罗逻真”/na la la tšin/“那罗逻移”/na la la ji/；其二，j-l-f-š式，即“药略饒铎”/jiak liak fuak šiak/“容龙洪春”/jiung liung fuung šiung/这种类型，首字以母，第二字来母，第三字匣母，第四字书母；其三，X t- l- X或X ts- l- X式，中间两字采用 t-l-或 ts-l-的声母结构，如果需要重复，中间两字不动，首尾两字在重复时颠倒，例如“谤底利谤”/paŋ ti li paŋ/“密底利密”/mit ti li mit/“怖恒路俱，俱恒路怖”/phu tsiu lu kiu kiu tsiu lu phu/“波恒逗哆，哆恒逗波”/pa tsia la ta ta tsia la pa/“幻恒烂难，难恒烂幻”/fuan tat lan nan nan tat lan fuan/等。^[5]

五字的和声有两种，第一种没有清声母字，“延连现贤扇”/jian lian fian fian šiian/“佯良浪黄赏”/jiaŋ liaŋ laŋ fuaŋ šiiaŋ/“喻卢胡鲁喻”/jiu lu fu lu jiu/；另一种最有意思，似乎不是来自任何咒语：“遮车闍讎惹”/tšia tšhia šiia šiian rja/“陀他茶恒拏”/tia tšia tšia tsia nja/，按中古后期的音韵地位说，这几乎就是在读汉语的声母表：照穿禅日，知彻澄娘。

至于七字和声，那是“鲁流卢楼”加上三字和声构成的。“鲁留卢楼”恐怕正如饶先生所论，是来源于梵文的四个流音无疑^[6]。季先生存而不论的恐怕是“哩哩啰，哩哩来”之类，究竟是民间歌唱的自发形式还是另有来源，这已不是本题内容了。

还有像“喻咽路恒路胡输莎呼喻唎俱”/jiu liu lu tsiu lu fu ši u sua hu jiu tšu kiu/“耶啰啰恒逗和奢莎诃耶茶迦”/jia la la tsia la fua ši a sua xa jia tšia ka/“扬良浪恒浪黄饒娑诃扬长迦”/jiaŋ liaŋ laŋ tsia laŋ fuaŋ? ši aŋ sa ha jiaŋ tšiaŋ kuaŋ/“移离利恒利戛展娑唏移唎计”/ji li li tsia li ši jiaŋ ši sa hi ji ši kji/这样的和声，尽管对这样的“和声”究竟如何停顿，要有一些佛教经咒方面的知识，各家也有不同的意见（实际上任二北先生对它们作了不同的点断，参见注释[3]），但是这些12字“和声”的声母排列是一样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的停顿也应该是一样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和声”的声母排列是有规律的。“儿郎伟”的读音是/ni laŋ wi/，虽然第二字读来母，和《悉曇颂》三字和声相似，但是三字和声有后两字是来母的，如“那罗逻”/na la la/“盈令令”/jian lian lian/“羊良良”/jiaŋ liaŋ lian/；

也有三字全是来母的,如“闻闻屢”/liu liu liu/;还有三字的前后两字构成双声的,如“现练现”/fi-1-fi-/、“向浪晃”/h-1-fi-/、“嘎浪养”/?-1-?-/、“嘎略药”/?-1-?-/、“只领盛”/tɕ-1-ɕfi-/、这些特点是“儿郎伟”所不具备的。但似乎可以说“普路喻”/ph-1-j-/、“按懒畔”/?-1-pfi-/、“颠逆堕”/ph-1-tfi-/、“拂栗质”/fh-1-tɕ-/、“晓燎曜”/h-1-j-/也不具备上面的特点,“儿郎伟”跟他们同类。

然而只要稍微细心一点就可以看出,除了“鲁留卢楼”、na la la x 式的前三个字和 t-l- 或 ts-l- 式的中间两个字外,《悉曇颂》几乎所有的“和声”内部的韵母都是同韵的,而且“和声”都和正文押韵。例如“现练现…延连现贤扇”/fjian ljian fjian jian lian fjian fjian ɕfian/,都是山摄三四等韵的字,和所在歌谣中的韵脚字“见、换、乱、断”等同韵。即使有的地方不同韵,这些“和声”字之间也有阴阳入的对转关系,如“嘎浪养”/?ia laŋ jiaŋ/是麻和唐阳阴阳对转,“只领盛”/tɕiac lian? ɕfian/是清昔阳入对转,“晓燎曜”/xiauliao jiaŋ/是筱宵和药阴入对转,“按懒畔”/?an lai pŋian/是翰泰换阴阳对转,“颠崖畔”是曷泰换阴入对转,“嘎略药”是麻铎药阴入对转,“荡恒(浪)迦,迦恒浪荡”/tɕiaŋ tsia(laŋ) ka ka tsia laŋ tɕiaŋ/也是阴阳对转(所谓阳入、阴入之间的对转关系,在古人看来也只是声调之间的不同)。

“儿郎伟”是愿文性质的作品,大致有驱傩、上梁、障车三类,其体裁是歌谣性质的,是押韵的,但是“儿郎伟”的“伟”不入韵。

从这个角度来看“儿郎伟”,就不可能得出“儿郎伟”跟《悉曇颂》的三字和声是同样性质的和声的结论。因为“郎”字虽然是来母字,但“郎”字韵腹是开口度很大的低元音(唐韵字),而“儿”和“伟”则是开口度很小的高元音(支韵和尾韵字),不可能互相对转,所以它不可能属于这些三字和声的范畴。

总之,“儿郎伟”不是和声,和“哩哩啰,哩哩来”、“鲁流卢楼”(叠声 alliteration)或“现练现”(叠韵 rhyme)、“只领盛”(和谐音 assonance)都不是一回事儿。“儿郎”应该是有实际意义的(犹言“男儿”),“伟”可能正如吕淑湘先生所说是表示复数的形式。

注释:

[1] 这里的号码是《敦煌歌词总编》的编码,下同。

[2] “嘎浪养”任半塘先生《敦煌歌辞总编》作“复浪养”注曰:“[0470]乙本‘复’皆写‘嘎’,形近而讹,兹从甲丁。”案从语音看,乙本是。

[3] 任半塘先生《敦煌歌辞总编》注:“尾部和声与[0532]同,改为四言三句;他首于此作五或七言。”

[4] 拟音为中古后期的语音,细节无法在这里讨论。声母构拟如下表:

帮 p	滂 ph	并 pf	明 m	微 v	非 f	(敷 fh)			奉 fh
端 t	透 th	定 tf	泥 n	来 l	精 ts	清 tsh	从 tsf	心 s	邪 sf
知 t	彻 th	澄 tf	娘 ŋ	日 ʈ	照 tɕ	穿 tɕh		审 ɕ	禅床 ɕh
见 k	溪 kh	群 kf	疑 ŋ						
影 ?				喻 j				晓 h	匣 f

韵母系统按摄构拟如下表:

	果假	蟹	效	咸	山	梗	江宕
一等	a	ai	aw	am/p	an/t		aŋ/k
二等	ia	iai	iaw	iam/p	ian/t	iap/c	iaŋ/k
三四等	ia	iai/i	iaw	iam/p	ian/t	iap/c	iaŋ/k